歷史與空間

莉明的戰憶（下）

——殤、傷、痕

■黃莉明

到了1978年，周圍的氣氛開始起了一些變化。歷史課上開始強調古代中國對越南的統治，而一般的越南民眾對華裔的敵意也隨之加深。逐漸地，我們認識的華裔開始回國，而我家也終於作出了要離開越南的決定。

家裡決定要「兵」分兩路。母親和兩個姐姐和我先在1978年從海防坐火車到越南北邊的老街，之後步行到中越之界的南溪河邊，再蹚河到我國的雲南河口；而父親和一個姐姐和哥哥則要先留下來靜觀其變。

我忍痛把所有心愛的書籍全都賣掉，收拾了行裝，拿起小提琴，便告別了其他家人上路了。當時我們誰也沒有料到，那是我們這一家子最後一次的歡聚一堂。

比起同期的其他人，我的經歷算不上什麼驚險。當時局勢尚未十分的惡化，所以過河時我雖然也聽到一些零星的槍聲，可比起老美的重型B52炸彈，那只能說是過年時所放的鞭炮而已。

雖然如此，一起過河的人中也有的失散了，再也找不着，至今仍然生死未卜的。而他那些可憐的家人，因為不能確定他的生死，且又不願把他視為已故，直到現在連每年一度的祭拜也不能為他做。

回想起來，當時的我最為欠缺的，就是居住地所能給予的歸屬感。雖然和我們建立起了深厚情誼的越南鄰居們從無此意，可在一般的越南民眾眼裡，我並非他們的同族，故言行間總帶着某些生分、甚至敵意的成分。所以，終於踏足於國土之上的我，心裡自有說不出的激動。

回國後，我先在雲南河口的一所接待站歇息幾天，然後坐了差不多一周的火車路經昆明而到達廈門，再乘汽車來到竹壩農場。我在竹壩補習了幾個月的中文後，便得到當時在農場替我們補習的葉金鐵老師的極力推薦，因此而被同安一中破格錄取了。那年九月，我便來到同安一中上學，從此與大家結下了同窗之誼。

越南船民（又稱越南難民）是指越戰後，特別是在1978和1979年間坐船逃離越南的人，但實際上這難民潮一直持續到1990年初期。1975年至1995年間逃離越南的船民約兩百萬，而安全抵達目的地的船民總數才80萬人，因為很多船民由於海盜、超載和暴風雨的緣故而葬身大海，沒有抵達終點。

船民最初的目的地是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新加坡和香港這些東南亞國家和地區。1978和1979年間蜂擁而至的越南船民致使以上這些東南亞國家和地區越來越不願意接受抵達他們海岸的難民，因此而造成了國際人權危機。經過1979年的一個國際協議後，越南同意了要控制離開的人流，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同意了暫時收留難民，而發達國家則願意提供幾乎所有的經費和安置船民到他們的國家定居。

從東南亞的難民營，大部分的船民被安置到了發達國家。多半的人去了美國，其餘的去了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和英國，其中有幾萬人或是自願地或是被迫地遣返了越南。

我的哥哥和一個姐姐，後來就一起坐了漁船抵達香港，再由加拿大的善心人擔保，以越南難民的身份來到了加拿大。根據加拿大的官方記載，加拿大在1979和1980年間安置了50,000 越南難民。他們來自鄉間和城市的不同的社會階層。大部分人不會英語或法語，且沒有在加拿大的親人。再者，他們是在加拿大經濟衰落的時候抵達，又被安置到之前沒有越南人居住的地區。這種種因素使得難民很難適應新環境，更不用說實現經濟獨立。多倫多、滿地可、溫哥華、卡加利和愛民頓是最多難民居住的城市。

以上報告還疏忽了一大難點，那就是難民抵達本國時的年齡。難民之中很多人已是而立之年，卻兩手空空，語言不通，還要在一個全新的環境裡白手起家，談何容易！然而，三十多年後，那一代船民都成了小康之家，且其子女也都學業有成。他們吃苦耐勞的奮鬥精神，讓我佩服萬分！

早在六歲時我就體會到了聲音的力量，後來又發現了歌唱、朗誦都只不過是把自己的聲音借給歌或文裡的人罷了。所以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的筆能成為一個足夠宏亮的聲音，那麼，我定會把這個聲音借給這一代難民，讓他們向世人宣訴戰爭的殘酷，和講述自己屢次白手起家的艱苦。

高高在上的人們坐在舒適豪華的會議室裡所謀劃出來的策略，到了忠心不二的執行者手中成了格殺勿論的令牌，進而演變成無數的生靈塗炭、家破人亡、流離失所……這，就是戰爭。

雖說人類幾千年的歷史正是由這麼一場場大大小小的戰爭堆積而成，然而，學習歷史的人們似乎並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什麼。年來年往，戰爭還是在繼續，生靈還是在不斷地遭受塗炭……這是因為，史書上記載着謀劃者的偉績，也收錄着執行者的豐功，可餘下來的，卻只用了長長的省略號來取代……

我深知，我以第一人稱敘述的這些戰憶，不但不會出現在任何的史書裡，而且還會和所有以往的第一人稱的戰憶一樣，將隨着光陰的流逝而永遠被遺忘。與此同時，戰爭還是會繼續，生靈還是會不斷地遭受塗炭……

畫中有話

■圖：張小板

■看圖猜人

亦有可聞

■吳翼民

大樹和巨石

偶然到新闢的城市公園和郊外風景區逛逛，突然感覺到這些公園或風景區多了兩樣東西——大樹和巨石。由於這兩樣東西的增添，公園或風景區就變得大氣壯觀多啦。

樹和石本就是風景，可以單獨成景，也可以與其他風景組合成景，尤其是大樹和巨石，給公園或風景區增添的風景籌碼將更大。不過，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便不難發現，偌多的大樹和巨石本不是公園或風景區原有之物，而是從別處搬移過來的，明顯的痕跡是這公園或風景區沒有高山大川，哪來這般雄奇的巨石？而且這些公園或風景區是新開闢的，哪來這般粗壯的樹木？再細細一看，那些大樹的周遭還捆綁着腳手架，像個站立不穩的高個子，得由幾個小個子攙扶撐持着呢，也就顯示出，這些看似枝幹粗壯的大樹分明是從很遠的深山老嶺移栽而來；自然而然，那一塊塊一砣砣巨石也是從很遠的深山搬遷而來。於是我問過在園林局工作的朋友，朋友坦陳，現在新闢的城市公園或郊外風景區的許多大樹和巨石確是從別處買來裝點風景的，耗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呢。

我曾經去過許多名山大川，最喜歡那裡的大樹和巨石。印象至深的是天目山、阿里山的大樹王國之參天大樹和黃山形態各異的偉岸松柏；泰山黃山筆立的巨岩和峨眉山、普陀山被山澗和海浪沖刷而成的巨型卵石。再從近處而言，蘇州天平山的古楓和構成「萬笏朝天」奇觀的山石也很成氣候，這山雖然談不上一流的名山，因自然生成的巨石及古人栽種的楓樹、再加上自然的泉水而成「楓、石、泉」三絕而名聞江南。注意，天平山的大樹和巨石都屬原生態者，遂讓人感到這樣的風景原汁原味，猶羚羊掛角、無跡可求。

我承認，新闢的公園或風景區搬遷和移植來這些大樹和巨石，雖然人造的痕跡較重，不太協調，卻也可一壯景觀，彷彿還能讓人感覺到置身哪裡的名山大川呢。然而，新闢的公園或風景區大量從別處搬遷和移植大樹巨石是否妥當，很值得商榷。

我要說的是，大樹和巨石原出於名山大川，即使不屬名山大川、就算是閉塞的山村鄉野，也應讓其在自然的環境存在生長，成為那裡的風景。不能因為城市有錢，就可以任意將它們買走。山村區鄉野也不能為了錢財而出賣造化和老祖宗留下的資源。這是不可再生的資源，失去了，永遠回不來了。再說，即使城市財大氣粗，剝奪了山村鄉野的資源，也未必能夠將這些資源有機融合為城市的資源，轉變成城市的風景。我就看到至少有四分之一移栽的大樹因水土不服而沒有能夠成活。有句老話叫做「樹挪死，人挪活」，是很有道理的。就算挪的樹暫且活了，大概也很難健康長壽。民間有云：「摸過小雞，三日勿長」，樹木也是這個道理，能經得起折騰麼？

新一輪的城市化進程正大張旗鼓展開，城市和發達地區剝奪貧困地區資源的行為也伴隨行進。籲請城市和發達地區有關部門不要過度「開發利用」貧困地區有限而不能再生的資源。倘若我是山區鄉野的一棵大樹和一塊巨石，就只想在出生地無憂無慮生存，哪怕平庸一輩子也無所謂。古人說：「象以齒斃，膏用明煎」、「木以不材得終天年」，那麼，就做一棵平庸不材的樹吧，在原生地默默無聞一生一世。

■大樹自成一景。 網上圖片

詩意偶拾

■蔡世武

蝶戀花·協興老街

清末協興千百舖，燈火彌蒙，扼守渠江埠。市井繁華商旅顧，茶香酒熱逍遙度。

先聖求學長此住，故事傳奇，壯志令人慕。永未還家擎國柱，鄉愁許是老街酷。

註：協興老街，緊鄰鄧小平紀念園，舊貌復原，氣象萬千。先聖，小平本名。

■協興老街。 網上圖片

豆棚閒話

■青 絲

寒食春氣味

古時節序，以冬至、元旦、寒食三節為最重。宋人金盈之的《醉翁談錄》曰：「都城以寒食、冬至、元旦為三大節。」寒食能躋身三大節之列，是延續了上古的火崇拜習俗，且兼有追念祭掃之責，由是成為享有官府補貼的一大公眾假期。

《宋史》曰：「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特支有大小差。」宋代的官員和兵卒，每年寒食都能領到朝廷的特別支給，以應節序，祭祀祖先。除了公職人員，部分民眾也能享受到一定的補貼。宋代高承的《事物紀原》曰：「七年二月詔：貧民住官舍者，遇冬正、寒食免僦直三日，此節日放免之始也。」凡經濟貧困、在政府提供的官舍裡居住的低收入家庭，每年寒食可以免除三日房租，以令其手頭上有餘錢，方便造作飲食度節。

民間相傳寒食的起源，是為了紀念春秋時的名士介子推，實際上這一帶有強烈自然崇拜意識的節日，真實反映了華夏先民的早期思維特徵。東漢崔寔的《四民月令》：「齊人呼寒食為冷節，以麴為蒸餅樣，團棗附之，名曰棗糕。」先秦時期，人們就已製作餅餌過寒食節。最初有一定的地域性。《後漢書．周舉傳》：「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剛開始，寒食主要是興盛於晉中太原一帶，時間也比較長，達一月之久。後經過改革，定型成為冬至後一百零五天為寒食，須停炊斷火三日的習俗。晉代《鄴中記》：「并州俗，冬至後百五日，為介之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晉時期，寒食就已逐漸擴散到了中原各地。

唐代朝廷大力推行寒食節，還制訂了嚴苛的懲罰措施，寒食期間，官府會派人四處隨機巡查，用雞毛插入百姓家的灶灰裡，如果雞毛被餘溫烤焦，說明有人不遵照規定停炊，私自動火，情節嚴重者甚至可以處死。經此強行推廣，曾給民眾生活帶來很大不便的寒食，也演變出了許多相關的民俗。

禁火是寒食最大的主題，節日期間，皇帝會帶頭停炊，只吃事先煮好的冷食。唐代張籍的《寒食內宴詩》：「廊下御廚分冷食，殿前香騎逐飛毬。」到了清明節，皇帝再把新火作為一種特有的賜福方式，分賜給百官。

祭祖是寒食節的另一要義。宋人王溥的《五代會要．寒食拜掃》：「人君奉先之道，無寒食野祭，近代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故襲而行之。」據說是後唐莊宗李存勖帶頭於寒食祭祀，其後相沿成俗，及至宋代，更是成為人們展示孝思的重要儀式。周密的《乾淳歲時記》：「清明前三日為寒食節，都城人家皆插柳滿簷……人家上塚者，多用棗錮薑豉，南北兩山之間，車馬紛然，而野祭者尤多。」宋時的鄉野郊外，一些有生意頭腦的小販還會臨時搭蓋起棚子或房屋，售賣酒食，方便寒食前來祭掃的民眾。小孩子則流行玩一種拋擲瓦石的遊戲，名為「拋堉」。宋代《西湖老人繁勝錄．寒食前後》：「岸上遊人，店舍盈滿，路邊搭蓋浮棚，賣酒食也無坐處，又於賞茶處借坐飲酒。」藉此生發的一系列民俗和商業行為，也使得宋代的寒食郊祭，成為了一種集郊遊踏青、交友相會、遊戲娛樂、祭祖追遠的多形式社會活動。

寒食期間的冷食，以米麵製成者居多，棗糕是最為流行的食物。白居易的《寒食日過棗團店詩》：「寒食棗團店，春低楊柳枝。」可見唐代就很流行這種用麵蒸成的棗糕了，有專門的店舖售賣。宋人還生發出新意，用柳條將棗糕串掛起來，插於自家的門楣上，名為「子推燕」。另外用麥芽或穀物熬成的飴糖，也是極佳的冷食。明人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古人寒食多食餳，故醫方亦收用之。」麥芽糖不但味勝，冷食亦不會傷人腸胃，能有益於人。不過到了今天，寒食在大多數地方已被清明所取代，它的到臨，更多的只是為嬌媚的春光作為提示，曾有的禁火、冷食習俗，則已經被固化成為了一堆時代的符碼，停駐在了歲月的皺褶裡。

來鴻

■翁秀美

一枝如畫

忽然的就是春天了。

路過一個安靜的小花園，沿漏空的鐵皮台階而上，爬山虎的莖從台階縫裡探頭而出，青葉搖搖。大片的草地，一半草還是灰的，但仍有許多淺淺的小綠，疏疏淡淡，青煙般瀰漫着。藤條小樹，彷彿一夜之間，生機煥發，盡是青翠養眼的顏色，人在其間，風、陽光、春的氣息，在身邊迴旋。

幾隻白蝴蝶圍着一些不起眼的小灌木翩翩來去，走近前，竟有一股田野般清新的香氣，纖細的枝條上盡是嬌柔的白的紫的花朵，花瓣如紗鋪開，在風裡輕輕搖擺。要是夜間，定也有「雲破月來花弄影」那樣的生動窈窕吧？

環視四周，發現很多如此姿態優美的枝條，在空中畫出自己的弧線。枝頭有新葉、花蕾與盛開的花，團團簇簇，熱鬧非常，枝為花葉的立足之地，根是花葉的生命之源，此刻，她們燦爛地長在枝頭，開在枝頭，艷在枝頭。看一枝如畫，俏生生立在風中，枝條給了花兒廣闊的天空與穩固的依托，花兒葉兒是枝條最漂亮的衣裳，她們用美妙的顏色，有序的排列，將枝條裝扮得多彩多姿。

有鳥兒不時造訪。鳥度花枝，多麼活潑的畫面。快活的鳥兒，雙雙對對，如史達祖筆下的雙燕那樣「翩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的靈動輕盈。一群嫩黃的幼鳥，蹦着瘋着，飛快地落到枝頭，一樹的枝子任牠們穿來穿去，小爪子緊緊摳住樹枝，嘰嘰喳喳一番，歇息片刻，又展翅飛起，穿花拂葉到對岸串門去了。

對岸木柵欄邊的勒杜鵑，一枝子的花順着枝條溜下來，花色多而明艷。勒杜鵑枝條較粗，且有刺，卻能彎成各種美妙的弧度，面向湖水，恰如美人，三三兩兩，憑欄照水，對湖理妝，講着私心密語，似有輕笑傳來，讓整枝的姹紫嫣紅，美得無比絢爛詩意。

垂柳的嫩葉也起來了，葉片纖弱嬌小，正是「吾家有女初長成」的樣子，這可立於畫紙、可入詞章的柳，歷來不知費了文人多少詩心筆墨，白居易的「一樹春風千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賀知章的「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將柳描畫得曼妙可愛。柳，美在枝條的婀娜與垂感，「一絲柳，一寸柔情」，多情的柳，一枝枝，代人惜別，一年年，伴人相思，今時之離別，如風之來去迅速，再難有如此宛轉的詩意和入心的深情。

杜甫在一個春天裡看到：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可以想見那花是多麼的繁盛，但當面對漂亮的黃花風鈴木時，不由生生拽住腳步，這花絕不亞於黃四娘家的：樹上無一片葉，一根根褐色枝條，縱橫交錯，綴以鮮黃的花朵，狀如風鈴，花葉邊緣有褶折，像女孩的美麗裙邊。風吹過，枝上的花兒恍如在奔走，壓不住的春色，亂紛紛，在枝頭肆意流淌。木棉樹，勁峭高直，木棉花，一直被人們稱做英雄花，此刻，這些端正的紅色花兒正豪放地開在枝頭，亦是無葉，僅有紅花，與風鈴木一莊一諧，相映成趣。草地上，幾棵小樹枝條疏朗，本為枯色，忽地有幾點粉嫩的顏色黏於其間，恰如春風上了臉頰，欣欣然，陶陶然。水杉的葉如針如線，一根根排列齊整，枝條如果橫向伸出，那葉兒密密地就如倒生的睫毛，可愛至極。

有一種榕樹，可是起晚了嗎？一路走一路匆匆忙忙地掉葉，然後迫不及待地生出新葉，不幾天就如小芒果大小，總算擠上了春天的火車。小葉欖仁，初生的葉如小小的青枇杷，一葉一葉行走在枝條上，在空中細細碎碎地織成一張網，四通八達的大枝小枝則為主線，將網撐開，清淡，明朗，彷彿聚集了整個春天的朝氣。仰視許久，看不夠，甚至想問，你們知道自己有多美嗎？

一樹樹、披了錦繡；一枝枝、不教春瘦。連花帶葉的枝子，丰姿明麗，枝梢搖曳着，漾起圈圈春意的漣漪，漣漪漸深時，春天，將緩緩卸妝，枝頭，也將換上下一個季節的美麗衣裳。

■勒杜鵑花色多而明艷。 網上圖片